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西遊記
第五十三回 禪主吞餐懷鬼孕 黃婆運水解邪胎

德行要修八百，陰功須積三千。均平物我與親冤。始合西天本願。 魔兇刀兵不怯，空勞水火無愆。老君降伏卻朝天。笑把青牛牽轉。

話說那大路傍叫喚者誰？乃金仙山山神、土地，捧著紫金鉢盂叫道：「聖僧啊，這鉢盂飯是孫大聖向好處化來的。因你等不聽良言，誤入妖魔之手，致令大聖勞苦萬端，今日方救得出。且來吃了飯，再去走路，莫孤負孫大聖一片恭孝之心也。」三藏道：「徒弟，萬分虧你，言謝不盡。早知不出圈套，那有此殺身之害？」行者道：「不瞞師父說，只因你不信我的圈子，卻教你受別人的圈子。多少苦楚。可嘆，可嘆！」八戒道：「怎麼又有個圈子？」行者道：「都是你這孽嘴孽舌的夯貨，弄師父遭此一場大難，著老孫翻天覆地，請天兵、水火與佛祖丹砂，盡被他使一個白森森的圈子套去。如來暗示了羅漢，對老孫說出那妖的根原，才請老君來收伏，卻是個青牛作怪。」三藏聞言，感激不盡道：「賢徒，今番經此，下次定然聽你吩咐。」

遂此四人分吃那飯，那飯熱氣騰騰的。行者道：「這飯多時了，卻怎麼還熱？」土地跪下道：「是小神知大聖功完，才自熱來伺候。」須臾飯畢，收拾了鉢盂，辭了土地、山神，那師父才攀鞍上馬，過了高山。正是：滌慮洗心皈正覺，餐風宿水向西行。

行夠多時，又值早春天氣。聽了些：

紫燕呢喃，黃鸝睨睨。紫燕呢喃香嘴困，黃鸝睨睨巧音頻。滿地落紅如佈錦，遍山發翠似堆茵。嶺上青梅結豆，崖前古柏留雲。野潤煙光淡，沙暄日色曛。幾處園林花放蕊，陽回大地柳芽新。

正行處，忽遇一道小河，澄澄清水，湛湛寒波。唐長老勒過馬觀看，遠見河那邊有柳陰垂碧，微露著茅屋幾椽。行者遙指那廂道：「那裡人家，一定是擺渡的。」三藏道：「我見那廂也似這般，卻不見船隻，未敢開言。」八戒旋下行李，厲聲高叫道：「擺渡的，撐船過來。」連叫幾遍，只見那柳陰裡面，啞啞啞的撐出一隻船兒，不多時，相近這岸。師徒們仔細看了那船兒，真個是：

短棹分波，輕橈泛浪。檝堂油漆彩，艙板滿平倉。船頭上鐵纜盤窩，船後邊舵樓明亮。雖然是一葦之航，也不亞泛湖浮海。縱無錦纜牙檣，實有松椿桂楫。固不如萬里神舟，真可渡一河之隔。往來只在兩崖邊，出入不離古渡口。

那船兒須臾頂岸，那梢子叫云：「過河的，這裡去。」三藏縱馬近前看處，那梢子怎生模樣：

頭裹錦絨帕，足踏皂絲鞋。身穿百納綿襖，腰束千針裙布條。手腕皮粗筋力硬，眼花眉皺面容衰。聲音嬌細如鶯囀，近觀乃是老裙釵。

行者近於船邊道：「你是擺渡的？」那婦人道：「是。」行者道：「梢公如何不在，卻著梢婆撐船？」婦人微笑不答，用手拖上跳板。沙和尚將行李挑上去，行者扶著師父上跳，然後順過船來，八戒牽上白馬，收了跳板。那婦人撐開船，搖動槳，頃刻間過了河。身登西岸，長老教沙僧解開包，取幾文錢鈔與他。婦人更不爭多寡，將纜拴在傍水的椿上，笑嘻嘻徑入莊屋裡去了。

三藏見那水清，一時口渴，便著八戒：「取鉢盂，舀些水來我吃。」那馱子道：「我也正要些兒吃哩。」即取鉢盂，舀了一鉢，遞與師父。師父吃了有一多半，還剩了多半，馱子接來，一氣飲乾，卻伏侍三藏上馬。師徒們找路西行，不上半個時辰，那長老在馬上呻吟道：「腹痛。」八戒隨後道：「我也有些腹痛。」沙僧道：「想是吃冷水了。」說未畢，師父聲喚道：「疼的緊。」八戒也道：「疼得緊。」他兩個疼痛難禁，漸漸肚子大了。用手摸時，似有血團肉塊，不住的骨突骨突亂動。三藏正不穩便，忽然見那路傍有一村舍，樹梢頭挑著兩個草把。行者道：「師父，好了，那廂是個賣酒的人家。我們且去化些熱湯與你吃，就問可有賣藥的，討貼藥，與你治治腹痛。」

三藏聞言甚喜，卻打白馬。不一時，到了村舍門口下馬。但只見那門兒外有一個老婆婆，端坐在草墩上績麻。行者上前，打個問訊道：「婆婆，貧僧是東土大唐來的。我師父乃唐朝御弟，因為過河吃了河水，覺肚腹疼痛。」那婆婆喜哈哈的道：「你們在那邊河裡吃水來？」行者道：「是在此東邊清水河吃的。」那婆婆欣欣的笑道：「好耍子，好耍子。你都進來，我與你說。」

行者即攬唐僧，沙僧即扶八戒，兩人聲聲喚喚，腆著肚子，一個個只疼得面黃眉皺，入草舍坐下。行者只叫：「婆婆，是必燒些熱湯與我師父，我們謝你。」那婆婆且不燒湯，笑啼啼跑走後邊，叫道：「你們來看，你們來看。」那裡面蹣跚蹣跚的又走出兩三個半老不老的婦人，都來望著唐僧哂笑。行者大怒，喝了一聲，把牙一齧。謊得那一家子跌跌踉踉，往後就走。行者上前，扯住那老婆子道：「快早燒湯，我饒了你。」那婆子戰兢兢的道：「爺爺呀！我燒湯也不濟事，也治不得他兩個肚疼。你放了我，等我說。」行者放了他，他說：「我這裡乃是西梁女國。我們這一國盡是女人，更無男子，故此見了你們歡喜。你師父吃的那水不好了。那條河喚做子母河。我那國王城外，還有一座迎陽館驛，驛門外有一個照胎泉。我這裡人，但得年登二□歲以上，方敢去吃那河裡水。吃水之後，便覺腹痛有胎。至三日之後，到那迎陽館照胎水邊照去。若照得有了雙影，便就降生孩兒。你師吃了子母河水，以此成了胎氣，也不日要生孩子，熱湯怎麼治得？」

三藏聞言，大驚失色道：「徒弟啊，似此怎了？」八戒扭腰撒胯的哼道：「爺爺呀！要生孩子，我們卻是男身，那裡開得產門？如何脫得出來？」行者笑道：「古人云：『瓜熟自落。』若到那個時節，一定從脅下裂個窟窿，鑽出來也。」八戒見說，戰兢兢，忍不得疼痛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，死了，死了。」沙僧笑道：「二哥莫扭，莫扭，只怕錯了養兒腸，弄做個胎前病。」那馱子越發慌了，眼中噙淚，扯著行者道：「哥哥，你問這婆婆，看那裡有手輕的穩婆，預先尋下幾個。這半會一陣陣的動蕩得緊，想是摧陣疼，快了，快了。」沙僧又笑道：「二哥既知摧陣疼，不要扭動，只恐擠破漿包耳。」

三藏哼著道：「婆婆啊，你這裡可有醫家？教我徒弟去買一貼墮胎藥吃了，打下胎來罷。」那婆子道：「就有藥也不濟事。只是我們這正南街上一座解陽山，山中有一個破兒洞，洞裡有一眼落胎泉。須得那泉裡水吃一口，方才解了胎氣。卻如今取不得水了。向年來了一個道人，稱名如意真仙，把那破兒洞改作聚仙庵，護住落胎泉水，不肯善賜與人。但欲求水者，須要花紅表禮，羊酒果盤，志誠奉獻，只拜求得他一碗兒水哩。你們這行腳僧，怎麼得許多錢財買辦？但只可挨命，待時而生產罷了。」行者聞得此言，滿心歡喜道：「婆婆，你這裡到那解陽山有幾多路程？」婆婆道：「有三千里。」行者道：「好了，好了。師父放心，待老孫取些水來你吃。」

好大聖，吩咐沙僧道：「你好仔細看著師父。若這家子無禮，侵哄師父，你拿出舊時手段來，裝也唬他。等我取水去。」沙僧依命。只見那婆子端出一個大瓦鉢來，遞與行者道：「拿這鉢頭兒去，是必多取些來，與我們留著用急。」行者真個接了瓦鉢，出草舍，縱雲而去。那婆子才望空禮拜道：「爺爺呀！這和尚會駕雲。」才進去叫出那幾個婦人來，對唐僧磕頭禮拜，都稱為羅漢菩薩。一壁廂燒湯辦飯，供奉唐僧不題。

卻說那孫大聖觔斗雲起，少頃間，見一座山頭阻住雲角。即按雲光，睜睛看處，好山！但見那：

幽花擺錦，野草鋪藍。澗水相連落，溪雲一樣閑。重重谷壑藤蘿密，遠遠峰巒樹木繁。鳥啼雁過，鹿飲猿攀。翠岱如屏嶂，青崖似鬢鬢。塵埃滾滾真難到，泉石涓涓不厭看。每見仙童採藥去，常逢樵子負薪還。果然不亞天臺景，勝似三峰西華山。這大聖正然觀看那山，又只見背陰處，有一所莊院，忽聞得犬吠之聲。大聖下山，逕至莊所，卻也好個去處。看那：

小橋通活水，茅舍倚青山。

村犬汪籬落，幽人自往還。

不時來至門首，見一個老道人盤坐在綠茵之上。大聖放下瓦鉢，近前道問訊。那道人欠身還禮道：「那方來者？至小庵有何勾

當？」行者道：「貧僧乃東土大唐欽差西天取經者。因我師父誤飲了子母河之水，如今腹疼腫脹難禁。問及土人，說是結成胎氣，無方可治。訪得解陽山破兒洞有落胎泉可以消得胎氣。故此特來拜見如意真仙，求些泉水，搭救師父。累煩老道指引指引。」那道人笑道：「此間就是破兒洞，今改為聚仙庵了。我卻不是別人，即是如意真仙老爺的大徒弟。你叫做甚麼名字？待我好與你通報。」行者道：「我是唐三藏法師的大徒弟，賤名孫悟空。」那道人問曰：「你的花紅、酒禮都在那裡？」行者道：「我是個過路的掛搭僧，不曾辦得來。」道人笑道：「你好痴呀，我老師父護住山泉，並不曾白送與人。你回去辦將禮來，我好通報。不然請回。莫想，莫想。」行者道：「人情大似聖旨。你去說我老孫的名字，他必然做個人情，或者連井都送我也。」

那道人聞此言，只得進去通報。卻見那真仙撫琴，只待他琴終，方才說道：「師父，外面有個和尚，口稱是唐三藏大徒弟孫悟空，欲求落胎泉水，救他師父。」那真仙不聽說便罷，一聽得說個悟空名字，卻就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。急起身，下了琴床，脫了素服，換上道衣，取一把如意鉤子，跳出庵門，叫道：「孫悟空何在？」行者轉頭，觀見那真仙打扮：

頭戴星冠飛彩艷，身穿金縷法衣紅。
足下雲鞋堆錦繡，腰間寶帶繞玲瓏。
一雙納錦凌波襪，半露裙襖閃繡絨。
手拿如意金鉤子，鐔利杆長若蟒龍。
鳳眼光明眉的豎，鋼牙尖利口翻紅。
額下鬚飄如烈火，鬢邊赤髮短蓬鬆。
形容惡似溫元帥，爭奈衣冠不同。

行者見了，合掌作禮道：「貧僧便是孫悟空。」那先生笑道：「你真個是孫悟空，卻是假名託姓者？」行者道：「你看先生說話。常言道：『君子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。』我便是悟空，豈有假託之理？」先生道：「你可認得我麼？」行者道：「我因歸正釋門，秉誠僧教，這一向登山涉水，把我那幼時的朋友也都疏失，未及拜訪，少識尊顏。適間問道子母河西鄉人家，言及先生乃如意真仙，故此知之。」那先生道：「你走你的路，我修我的真，你來訪我怎的？」行者道：「因我師父誤飲了子母河水，腹疼成胎，特來仙府，拜求一碗落胎泉水，救解師難也。」

那先生怒目道：「你師父可是唐三藏麼？」行者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」先生咬牙恨道：「你們可曾會著一個聖嬰大王麼？」行者道：「他是號山枯松潤火雲洞紅孩兒妖怪的綽號，真仙問他怎的？」先生道：「是我之舍侄，我乃牛魔王的兄弟。前者家兄處有信來報我，稱說唐三藏的大徒弟孫悟空德懶，將他害了。我這裡正沒處尋你報仇，你倒來尋我，還要甚麼水哩。」行者陪笑道：「先生差了。你令兄也曾與我做朋友，幼年間也曾拜七弟兄。但只是不知先生尊府，有失拜望。如今令侄得了好處，現隨著觀音菩薩，做了善財童子，我等尚且不如，怎麼反怪我也？」

先生喝道：「這潑猴！還弄巧舌。我舍侄還是自在為王好，還是與人為奴好？不得無禮，吃我一鉤！」大聖使鐵棒架住道：「先生莫說打的話，且與些泉水去也。」那先生罵道：「潑猴！不知死活。如若三合敵得我，與你水去；敵不過，只把你剝為肉醬，方與我侄報仇。」大聖罵道：「我把你不識起倒的孽障！既要打，起開來看棍。」那先生如意鉤劈手相還。二人在聚仙庵好殺：

聖僧誤食成胎水，行者來尋如意仙。那曉真仙原是怪，倚強護住落胎泉。及至相逢講仇隙，爭持決不遂如然。言來語去成僂僂，意惡情兇要報冤。這一個因師傷命來求水，那一個為侄亡身不與泉。如意鉤強如蝎毒，金箍棒狠似龍巖。當胸亂刺施威猛，著腳斜鉤展妙玄。陰手棍丟傷處重，過肩鉤起近頭鞭。鎖腰一棍鷹持雀，壓頂三鉤娘捕蟬。往往來來爭勝敗，返返復復兩回還。鉤拳棒打無前後，不見輸贏在那邊。

那先生與大聖戰經數合，敵不得大聖。這大聖越加猛烈，一條棒似滾滾流星，著頭亂打。先生敗了筋力，倒拖著如意鉤，往山上走了。

大聖不去趕他，卻來庵內尋水。那個道人早把庵門關了。大聖拿著瓦鉢，趕至門前，盡力氣一腳，踢破庵門，闖將進去。見那道人伏在井欄上，被大聖喝了一聲，舉棒要打，那道人往後跑了。卻才尋出吊桶來，正要打水，又被那先生趕到前邊，使如意鉤子把大聖鉤著腳一跌，跌了個嘴跟地。大聖爬起來，使鐵棒就打。他卻閃在傍邊，執著鉤子道：「看你可取得我的水去？」大聖罵道：「你上來，你上來，我把你這個孽障直打殺你！」那先生也不上前拒敵，只是禁住了，不許大聖打水。大聖見他不動，卻使左手掄著鐵棒，右手使吊桶。將索子才突轆轤的放下，他又來使鉤。大聖一隻手撐持不得，又被他一鉤鉤著腳，扯了個躑躅，連索子通跌下井去了。大聖道：「這廝卻是無禮。」爬起來，雙手掄棒，沒頭沒臉的打將上去。那先生依然走了，不敢迎敵。大聖又要去取水，奈何沒有吊桶，又恐怕來鉤扯，心中暗暗想道：「且去叫個幫手來。」

好大聖，撥轉雲頭，逕至村舍門首，叫一聲：「沙和尚。」那裡邊三藏忍痛呻吟，豬八戒哼聲不絕。聽得叫喚，二人歡喜道：「沙僧啊，悟空來也。」沙僧連忙出門接著道：「大哥，取水來了？」大聖進門，對唐僧備言前事。三藏滴淚道：「徒弟啊，似此怎了？」大聖道：「我來叫沙兄弟與我同去，到那庵邊，等老孫和那廝敵鬥，教沙僧乘便取水來救你。」三藏道：「兩個沒病的都去了，丟下我兩個有病的，教誰伏侍？」那個老婆婆在傍道：「老羅漢只管放心，不須要你徒弟，我家自然看顧伏侍你。你們早間到時，我等實有愛憐之意。卻才見這位菩薩雲來霧去，方知你是羅漢菩薩，我家決不敢復害你。」

行者咄的一聲道：「汝等女流之輩，敢傷那個？」老婆子笑道：「爺爺呀！還是你們有造化，來到我家！若到第二家，你們也不得團圓。」八戒哼哼的道：「不得團圓，是怎麼的？」婆婆道：「我一家兒四五口，都是有幾歲年紀的，把那風月事盡皆休了，故此不肯傷你；若選到第二家，老小眾大，那年小之人，那個肯放過你去？就要與你交合。假如不從，就要害你性命，把你們身上肉都割了去做香袋兒埋。」八戒道：「若這等，我決無傷。他們都是香噴噴的，好做香袋；我是個臊豬，就割了肉去，也是臊的，故此可以無傷。」行者笑道：「你不要說嘴，省些力氣，好生產也。」那婆婆道：「不必遲疑，快求水去。」行者道：「你家可有吊桶？借個使使。」那婆婆即往後邊取出一個吊桶，又窩了一條索子，遞與沙僧。沙僧道：「帶兩條索子去，恐一時井深要用。」

沙僧接了桶索，即隨大聖出了村舍，一同駕雲而去，那消半個時辰，卻到解陽山界。按下雲頭，逕至庵外。大聖吩咐沙僧道：「你將桶索拿了，且在一邊躲著，等老孫出頭索戰。你待我兩人交戰正濃之時，你乘機進去，取水就走。」沙僧謹依言命。

孫大聖掣了鐵棒，近門高叫：「開門，開門！」那守門的看見，急入裡通報道：「師父，那孫悟空又來了也。」那先生心中大怒道：「這潑猴老大無狀。一向聞他有些手段，果然今日方知，他那條棒真是難敵。」道人道：「師父，他的手段雖高，你亦不亞與他，正是個對手。」先生道：「前面兩回，被他贏了。」道人道：「前兩回雖贏，不過是一猛之性；後面兩次打水之時，被師父鉤他兩跌，卻不是相比肩也？先既無奈而去，今又復來，必然是三藏胎成身重，埋怨得緊，不得已而來也。決有慢他師之心，管取我師決勝無疑。」

真仙聞言，喜孜孜滿懷春意，笑盈盈一陣威風，挺如意鉤子，走出門來喝道：「潑猴！你又來作甚？」大聖道：「我來只是取水。」真仙道：「泉水乃吾家之井，憑是帝王宰相，也須表禮羊酒來求，方才僅與些須；況你又是我的仇人，擅敢白手來取？」大聖道：「真個不與？」真仙道：「不與，不與。」大聖罵道：「潑孽障！既不與水，看棍！」丟一個架子，搶個滿懷，不容說，著頭便打；那真仙側身躲過，使鉤子急架相還。這一場比前更勝，好殺：

金箍棒，如意鉤，二人奮怒各懷仇。飛砂走石乾坤暗，播土揚塵日月愁。大聖教師來取水，妖仙為侄不容求。兩家齊努力，一處賭安休。咬牙爭勝負，切齒定剛柔。添機見，越抖擻，噴雲噴霧鬼神愁。樸樸兵兵鉤棒響，喊聲噴吼振山丘。狂風滾滾催

林木，殺氣紛紛過斗牛。大聖愈爭愈喜悅，真仙越打越綢繆。有心有意相爭戰，不定存亡不罷休。

他兩個在庵門外交手，跳跳舞舞的，鬥到山坡之下，恨苦相持不題。

卻說那沙和尚提著吊桶，闖進門去，只見那道人人在井邊擋住道：「你是甚人，敢來取水？」沙僧放下吊桶，取出降妖寶杖，不對話，著頭便打。那道人躲閃不及，把左臂膊打折，道人倒在地下掙命。沙僧罵道：「我要打殺你這孽畜，怎奈你是個人身，我還憐你，饒你去罷。讓我打水。」那道人叫天叫地的，爬到後面去了。沙僧卻才將吊桶向井中滿滿的打了一吊桶水，走出庵門，駕起雲霧，望著行者喊道：「大哥，我已取了水去也。饒他罷，饒他罷。」

大聖聽得，方才使鐵棒支住鉤子道：「我本待斬盡殺絕，爭奈你不曾犯法；二來看你令兄牛魔王的情上。先頭來，我被鉤了兩下，未得水去。才然來，我是個調虎離山計，哄你出來爭戰，卻著我師弟取水去了。老孫若肯拿出本事來打你，莫說你是一個甚麼如意真仙，就是再有幾個，也打死了。正是打死不如放生，且饒你教你活幾年耳。已後再有取水者，切不可勒掇他。」那妖仙不識好歹，演一演，就來鉤腳。被大聖閃過鉤頭，趕上前，喝聲：「休走！」那妖仙措手不及，推了一個蹶辣，掙扎不起。大聖奪過如意鉤來，折為兩段；總拿著又一塊，抉作四段。擲之於地道：「潑孽畜！再敢無禮麼？」那妖仙戰戰兢兢，忍辱無言。這大聖笑呵呵，駕雲而起。有詩為證。詩曰：

真鉛若鍊須真水，真水調和真汞乾。

真汞真鉛無母氣，靈砂靈藥是仙丹。

嬰兒枉結成胎像，土母施功不費難。

推倒旁門宗正教，心君得意笑容還。

大聖縱著祥光，趕上沙僧。得了真水，喜喜歡歡，回於本處。按下雲頭，徑來村舍。只見豬八戒腆著肚子，倚在門枋上哼哩。行者悄悄上前道：「馱子，幾時占房的？」馱子慌了道：「哥哥莫取笑。可曾有水來麼？」行者還要耍他，沙僧隨後就到，笑道：「水來了，水來了。」三藏忍痛欠身道：「徒弟啊，累了你們也。」那婆婆卻也歡喜，幾口兒都出禮拜道：「菩薩呀，卻是難得，難得。」即忙取個花磁盞子，舀了半盞兒，遞與三藏道：「老師父，細細的吃，只消一口，就解了胎氣。」八戒道：「我不用盞子，連吊桶等我喝了罷。」那婆子道：「老爺爺，誑殺人罷了。若吃了這吊桶水，好道連腸子肚子都化盡了。」嚇得馱子不敢胡為，也只吃了半盞。

那裡有頓飯之時，他兩個腹中絞痛，只聽轆轤轆轤三五陣腸鳴。腸鳴之後，那馱子忍不住，大小便齊流。唐僧也忍不住要往靜處解手。行者道：「師父啊，切莫出風地裡去，怕人子，一時冒了風，弄做個產後之疾。」那婆婆即取兩個淨桶來，教他兩個方便。須臾間，各行了幾遍，才覺住了疼痛，漸漸的銷了腫脹，化了那血團肉塊。那婆婆家又煎些白米粥與他補虛。八戒道：「婆婆，我的身子實落，不用補虛。你燒些湯水與我洗個澡，卻好吃粥。」沙僧道：「二哥，洗不得澡。坐月子的女人弄了水漿致病。」八戒道：「我又不曾大生，左右只是個小產，怕他怎的？洗洗兒乾淨。」真個那婆子燒些湯與他兩個淨了手腳。唐僧才吃兩盞兒粥湯。八戒就吃了數碗，還只要添。行者笑道：「夯貨，少吃些，莫弄做個沙包肚，不像模樣。」八戒道：「沒事，沒事，我又不是母豬，怕他做甚？」那家子真個又去收拾煮飯。

老婆婆對唐僧道：「老師父，把這水賜了我罷。」行者道：「馱子，不吃水了？」八戒道：「我的肚腹也不疼了，胎氣想是已行散了，灑然無事，又吃水何為？」行者道：「既是他兩個都好了，將水送你家罷。」那婆婆謝了行者，將餘剩之水裝於瓦罐之中，埋在後邊地下。對眾老小道：「這罐水，夠我的棺材本也。」眾老小無不歡喜，整頓齋飯，調開桌凳。唐僧們吃了齋，消消停停，將息了一宿。

次日天明，師徒們謝了婆婆家，出離村舍。唐三藏攀鞍上馬，沙和尚挑著行囊，孫大聖前邊引路，豬八戒攏了韁繩。這裡才是：

洗淨口孽身乾淨，銷化凡胎體自然。

畢竟不知到國界中還有甚麼理會，且聽下回分解。